

誠意伯劉先生文集覆瓿集卷之十三

記

壽萱堂記



會稽山陰余邦用有堂名曰壽萱以奉母也按萱草名也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諼與萱同音而諼之義為忘故草名萱亦取其能忘憂北堂謂之背婦洗在北堂見于昏禮之文而萱草忘憂出于嵇叔夜之論後世相承以北堂喻母道而又有萱堂之稱蓋不知其何所據若唐人堂階萱草之詩乃謂母思其子有憂而無懼雖有忘憂之草如不見焉非以萱比母也又按醫書萱草一名宜男以萱諭母意或出此蓋不可知然萱能忘

憂既壽矣又無憂焉人之所願欲遂矣子之奉母不過欲其如是則壽萱之名不必其有所據亦可也夫人欲孝而親不待或厄窮而無以為孝則皆抱終身之恨而不平於天豈不大可憐哉余君豐于家而得壽母以養之其所受於天者厚矣書稱五福壽富康寧居其目之三康寧也者無憂之謂也五福四繫於天而一繫乎人攸好德也余君業儒而孝於其親又以善見推於其鄉人斯可謂之能好德已人知四者之係于天而不知天之所佑者德也書曰惠迪吉壽富康寧考終命惟攸好德者受之余君勉乎哉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夫積德如水愈浚而愈深否則有時而涸矣余君勉乎哉

諸州學記

學校以教民明人倫見于書傳肇自虞夏以逮于今莫不以先代聖人為師聖人人倫之至也自太皞迄于孔子聖人迭出莫不以道德被于民物垂于後世孔子既出而天下翕然師孔子自漢以來釋奠先師皆於孔子至唐太宗遂詔州縣學悉立孔子廟至今因之無有間議先孔子者得志行乎當時後世不獲見聞其言行之詳也而欲學焉何從而入哉孔子獨無位于時而以淑其弟子故論學至孔子而始備微孔子師不知所以教弟子不知所以學往古之言行無所折衷而人不知軌範故至孔子而後大中之論定亘古今彌天地不可易

也是故宰我子貢有若孔子之弟子也其論孔子或曰
賢於堯舜或曰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而後世不以之
為黨子思孔子之孫也其論孔子則曰譬如天地之無
不覆燾無不持載而後世不以之為私然則學校以孔
子為誰得而議之哉國家仍先代舊制凡天下郡縣莫
不有學學皆有孔子廟立官設教以作成賢能至今且
百載人才之出不讓于古而王化之廣古莫及也承平
既久天下忘危於是盜賊竊發而有事于師旅為郡縣
者往往以戎事供給告疲且怠故學校多不舉奉議大
夫伯不花侯來監紹興之諸暨州即注意治學事而州
學不脩久墮瓦剝落梁木蠹腐且墜且廢侯大以為憂亟

謀新之會同知張君守正判官許君沙霧呂君誠俱以
進士受命來佐是州侯大喜曰吾事成矣乃與其知州
元侯思中同知張君友仁及山長包君瑛咸會于治事
之堂集吏民勸儒戶之有田而羨于財者俾以力高下
供役衆皆願聽命乃擇木伐石命之曰必鞏必完自殿
堂以及廊廡齋居靈星之門先賢之祠罔不畢葺於是
廟益邃以清學益隆以嚴絃誦藹然士氣為之一新
經始于至正十五年五月告完于是年七月乃以其事
請記于劉基昔者冉有問于夫子曰既庶矣又何如焉
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如焉曰教之國家自混一以來以
仁澤施于民涵濡養育蕃衍滋息可謂庶且富矣今乃

至相率而為盜庸非典教者失其職耶夫民之所以敢犯法者以其不知人倫也聖人之教行則人倫明矣人倫既明則為民者莫不知愛其親而不敢為不義以自累為士者莫不知敬其君而不敢自私以僨國事盜賊何由而生亦何由而滋蔓哉諸君子可謂能知治道之本矣可無述乎於是乎為之記

松風閣記

雨風露雷皆出乎天雨露有形物待以滋雷無形而有聲惟風亦然風不能自為聲附於物而有聲非若雷之怒號訇磕于虛無之中也惟其附於物而為聲故其聲一隨於物大小清濁可喜可愕悉隨其物之形而生焉

土石巖顛雖附之不能為聲谷虛而大其聲雄以厲水蕩而柔其聲洵以亟皆不得其中和使人駭膽而驚心故獨於草木為宜而草木之中葉之大者其聲窒葉之槁者其聲悲葉之柔者其聲懦而不揚是故宜於風者莫如松蓋松之為物幹挺而枝樛葉細而條長雖竒而巖從瀟灑而扶踈髮髻而玲瓏故風之過之不壅不激疏通暢達有自然之音故聽之可以解煩黷滌昏穢曠神怡情恬淡寂寥道遙大空與造化遊宜乎適意山林之士樂之而不能違也金雞之峰有三松焉不知其幾百年矣微風拂之聲如暗泉颯颯走石瀨稍大則如奏雅樂其大風至則如揚波濤又如振鼓隱隱有節奏方

舟上人為閣其下而名之曰松風之閣子嘗過而止之
洋洋乎若將留而忘歸焉蓋雖在山林而去人不遠夏
不苦暑冬不酷寒觀于松可以適吾目聽于松可以適
吾耳偃蹇而優游逍遙而相羊無外物以汨其心可以
喜樂可以永日又何必濯潁水而以為高登首陽而為
清也哉予四方之寓人也行止無所定而於是閣不
能忘情故將與上人別而書此以為之記時至正十五
年七月九日也

紹興崇福寺記

越於江南為山水郡雲門若耶則以名勝聞于天下者
也平水去雲門十里當鏡湖上游有為雲門之之者必

至是登陸故總謂之雲門雲門之山自秦望分而北東
行至平水而上故其地獨寬衍其水始通舟楫魚鹽竹
木商賈所會故號曰草市市有寺曰崇福故宋紹興間
志道法師所創建也法師初受業雲門之淳化寺後游
學無所不歷乃復歸雲門顧雲門為入山太深乃作精
藍水濱謂之觀音懺院弟子來從者日衆其業浸廣開
禧二年中始請于朝得賜額為崇福院至元十三年寺
燬于兵越十有二年法師之孫法育浩觀可模法輝行
廉等相與買賈氏墓菴以廣寺置田山以給薪米增度
弟子定甲乙相次主寺事於是寺益蕃盛天曆之初仍
燬于火而佛像皆存弗壞時可模住郡之圓通寺屬其

弟子景暉似璘重建乃徙其趾去舊址二百步寺本西嚮又更而南向其徒善祚仁偉悅傳皆併力相事無敢怠故大殿三門堂廡庫院以次告完垣墉階闈庖溷園囿靡不備具木石瓦甍丹堊塗墍視昔有加於是山水之觀新君改作而游觀之勝遂不後于群寺矣至正乙未予自君上入深居出舍靈峰其寺僧玄者來邀予游因登其皆山之樓眺于群山悠然而懷古焉其西則為秦望鷲鼻秦始皇帝東游勒石自頌之所也其南為陶山有華陽外史之遺跡蘇東為日鑄于將莫邪之所自出其北則曰陽明之山帝軒轅之所館以俟神曰禹穴則夏后神禹之故陵也水則若耶之溪流入鏡湖日出

前峰浚于其陰雲生太空濤落滄溟雨往風還烟慘露明凡可以悅目而怡心者莫不畢陳于軒檻之外真可於遺人世超汚濁矣又何必深入虎豹之宮而乃以為高哉因留連久之比予還郡城而寺僧介靈峰奎上人來道其累世營葺之勤且告曰寺自癸未歲始以田租服官役於是乎有民事焉寺之僧本出一祖今分為三房均逸勞也三房以昭穆序尤弟子孫如族屬俾同力一心以無墜先緒懼後人之安于成而弗此懷也故願志其所自勒諸石使來者知有本原而不忍相遺遺也不亦善乎敢請予既喜山水之美而又嘉其僧能承先志以思永其傳也於是乎為之記

賈性之市隱齋記

賈君性之居越之蕭山築室一區在闌闌中集古今圖書以為燕游接賓客之所不高其垣而不覲車馬之塵不深其宮而不聞閭閻之聲以其徑路宛轉戶庭清謐而不與鄙俗者接也王君子充過而命之曰市隱而賈君俾予記夫隱以全身而遠害也市者商販所集爭利錐刀之所也故士不樂居焉而古人乃有隱於是者以其卑賤混濁足以自箴而泯其名也今賈君居于市而不與市人同其行事得無異於古之隱于市者乎吾嘗聞隱于孔子矣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夫君子之有道也遇則仕不遇則隱仕與隱雖兩途而豈二其志哉伊

尹傳說處于耕築一旦舉而寘諸相若固有之無動於其中也故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顧乎其外知此則可以語隱不必廢其身醜其名而後為隱者也是故博徒賣漿隱之俠者也放言非聖隱之狂者也辟兄離母隱之賊者也剡穎水以洗耳隱之矯者也蹲窾水以待聘隱之偽者也上介山而立枯隱之怨者也沈酒于酒不衣冠而處隱之亂者也是皆為驚世駭俗而有害於道君子不忍為之是尚為能求其志也哉賢者違時之不然或辟世或辟地或耕或漁或居山林或處城市或抱關而柝無所不可而其志則不以是有易焉柳下惠之與伯夷跡若氷炭而同謂之逸民君子不非焉庸非以

其志乎賈君以孝友處乎家人以信義行乎里鄰有學
有文而口不言其志可知矣謂之隱者不亦宜乎雖然
夜光在深山人莫得而見也出而投之瓦礫之間則庸
人孺子皆識之矣今君居于市而不與市人同其行吾
懼其欲晦而愈彰也他日見王君請以斯言質之

浙東處州分府元帥石末公德政記

浙東道宣慰使司同知副都元帥石末公之鎮括以志
計銷頑梗以德惠撫疲瘵理財令完守固禦仁威並
行寇盜潛戢予既從父老請叙其績而頌之矣其夏六
月己巳松陽縣民吳亨又介何君子安來請曰當盜發
松陽時亨以義兵從有司攻盜故群盜皆與亨為仇家

無何盜有斬其酋詣帥府降者方論功受賞乃因
亨及同事四人謂與盜通公且信且疑之即檄召亨等
亨時出外四人者先至公訊得其情謂之曰女輩雖非
與盜通然頗兵玩寇以致蔓延不為無罪四人懼請輸
鈔各五百定以自贖亨獨後至公怒曰是重違吾令亨
大懼請贖公命築左渠城堤五十丈費且倍既而公察
知亨實無異心更助粟百斛益五引俾卒事亨自惟被
誣事昧惟公釋疑俾從輕亨來又後犯公今公亦不忍
施大罰俾降後贖典既又發補我勞亨實不共以威公
其敢自藏隱若垢在躬克滌其敢忘公恩思為公為祠
樹石以昭示于人人先生幸鑒其誠而賜之文俾我公

之功之德永感弗忘身之願也非所敢望也予甚嘉之
曰善哉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
死不怨殺者豈不信哉粵自草竊搆亂朝野多故紀綱
就弛官吏張口引頸幸民有事以資漁獵使身不逢公
家必傾或激不得已鞠為匪人則其抱恨何如哉惟公
涖茲邦決庶政大小有民咸戴實德不獨一吳氏子也
今身不幸被誣而當公時亦幸矣嗚呼使身不幸屬
他人雖傾家奉吏且枉直終不分今輸力于官雖罰有
度矧又獲為功于父母邦宜其喜而感也昔者諸葛武
侯之治蜀也政尚嚴明蜀人始畏而終懷之至于李平
廖立親遭廢斥而悔艾思念沒身不置公道之服人固
若是哉豪傑之士相後千歲而能使人感動奮發其機
如一故予於身之請輒不辭而為之文若夫公之功績
在括者既別有碑不重著也

浙東肅政廉訪司處州分司題名記

題名所以識歲月之久近行役之勞勤而寓感恩於其
中焉山川阻脩行李跋涉或一歲而屢至或歷年而一
過是固足以興人之感恩在而懷威在而憚義在而敬
虐在而怨若之何而不起人之思邪是又寓勸戒於其
中而切有裨於世教也自古及今相因不廢良有以哉
國家設肅政廉訪司以平官政舉衆務瘳民瘼執糾墨
以繩天下之曲揉不順道理者故錄囚視牘歲再出外

出必以隆寒盛暑之時其勞勤孰甚焉任重於百司而
政下於民者獨夥宜其起人之思尤甚也然則題名之
記其可缺乎粵自盜起以來憲府缺官分巡不及處州
且累歲今年秋憲副張公始來決壅疏塞剔蠹振墜大
明舉措以植軌山藪之惠迪從逆者於是七縣士庶咸
知畏懷寇盜爰戡郡境用寧乃暇日視分司題名缺記
命伐石樹壁下而俾基為之文惟公以通濟之才筮仕
于朝出任民寄以最績奏聞揚歷風紀老成更事所至
有德澤加于民真足以起後人之畏慕昭軌範於將來
題名之石昉建于茲吾知其垂永久而不磨也昭昭矣
至正十七年冬十月記

苦齋記

苦齋者章溢先生隱居之室也室十有二楹覆之以
在匡山之顛匡山在處之龍泉縣西南二百里劍溪之
水出焉山四面峭壁拔起巖壑皆蒼石岸外而曰中其
下惟白雲其上多北風風從北來者大率不能甘而善苦
故植物中之其味皆苦而物性之苦者亦樂生焉於是
鮮支黃蘗苦棟側柏之木黃連苦杖亭歷苦參鉤天之
草地黃游冬歲芑之菜櫛櫛草斗之實楷竹之笋莫不
族布而羅生焉野蜂巢其間來花髓作蜜味亦苦山中
方言謂之黃杜初食頗可難久則彌覺其甘能已積熱
除煩渴之疾其檟茶亦苦於常茶其洩水皆齧石出其

而人物生蠢蠢焉三皇不出天地不位萬物不育是故
為之火食宮室衣服器用以蔽其體以資其生以代飲
血茹毛穴居野處於是人異乎獸而後禮義立焉人之
所以參天地者三皇為之也皇之德不可名但見其皞
皞蕩蕩出乎庶類之表而以皇稱之後世聖人有作無
不迹皇之所為也帝王降而雜霸興知有皇之名而不
能行皇之道國家混一區宇乃命郡邑悉立三皇之廟
身蓋天道循環而皇運之當復也抗於宋為故都以故
宋大隆院地為之廟貌宏肆瞻視惟恪其後再燬于燎
郡總管任處一即舊址新作之未訖工而改職至正九
年總管寶珂來首謁于廟大懼弗虔無以稱國家初意

命趣完之甃以錕甃丹堊其垣墉堯棟朽腐傾側咸易
而新之於是邦人知公為能急先務也夫三皇之道德
亘天地天地不壞三皇不死廟不廟不足為皇重輕而
人心之原始報本自不能已况世俗小民不習典籍將
不知有所謂三皇今見其廟聞其人必問其故而知人
之所以異於獸其有益于世教不亦大哉遂作頌曰
厥初馮翼玄黃孰判三皇既出三才迺建冥冥在上膺
膺在下維皇贊之維聖之祖維天有典皇則勅之維天
有民皇則極之八卦五行人文以宣皇耶天耶孰測其
然皇德在世克舉維皇天運徃復有晦必彰奕奕新廟
奠我南服仰之栗栗即之肅肅神居既安祀事孔威尚

引勿替勒此豐碑

山陰縣孔子廟碑

生民以來集大成而聖者莫盛於孔子有天下之廣者莫加於有元在內則立監胃在外則府州若縣莫不有孔子廟而學宮附焉廟以崇孔子之祠學以施孔子之教孔子之道於是大行彌覆載而無間於歲成哉古未有也山陰為紹興屬縣舊有廟學興替靡常於是廢弛莫有能拯之者同知樂平州事定定以令選為山陰縣達魯花赤君至則首謁廟詢學事大懼無以稱國家意亟圖治之適海寇迭發吏民方洶湧奔走供戎事不暇眾咸以為難君曰學校所以明教化教化不明桑

倫攸斃而後盜賊生焉豈無故哉吾聞植顛木者必築其根人有疾病湯藥雖所急而不以廢食其可以艱棘廢教化哉時教諭方缺員乃詢于眾舉儒士黃本攝學官事出俸錢俾脩飭其廟宇以及學舍自梁棟榱桷至于瓦甍之毀弗式者咸易新之於是傾者立衰者正隘者豁缺者完卑者壇危者固欄甍墻壁丹堊有輝惟幃器用無不備具君曰此特其觀美耳未及實效也乃摘豪右所佔田悉歸而徵其入以為弟子食擇老成以為師俾鄉里之俊秀咸入學肄業月朔堂拜謁禮畢集生徒講經術論道理開陳孝弟忠信觀者莫不喜悅期教化之有成於茲縣也縣之人相率來言于劉基請叙而

勒諸石其常歎今之從政者率多尚文具而學校為尤甚能治其實者蓋不多見也若定定君之今山陰獨知所先務黃君又能相而成之是可嘉已故為述其事而繼以詩定定君字君輔畏元氏黃君字中立紹興人詩曰

大哉孔子萬世之師明明學宮教化所基聖神御極於皇緝熙大道之行允也其時人存政舉曷問隆卑一邑忠信四方則之立政維君奉宣維臣教育既均靡擴弗馴能知所先是曰賢令勒詞穹碑瞻者起敬

北嶺將軍廟碑

諸暨東北百里為蕭山縣其山曰北幹之山浙水帶其

陰湘湖匯其陽東望會稽至于大海日之所出其上為星紀婺女之辰故其神為甚靈能祛疫癘作雲雨人有祈必應故立廟于其山尊其神曰北嶺將軍歲時祠焉宋徽宗時方臘反睦州自睦入杭具舟將渡江吏民大怖相率禱于神比寇至即有風逆其舟且見甲士列岸上甚衆乃止不敢渡寇平知越州劉韜上其事于朝賜額曰武佑廟後封顯應侯再封靈順顯應侯有元至正十二年妖賊入江浙行省烽火通于蕭山百姓驚竄市井皆空主簿趙君某至縣甫八日即自往西興募民備禦而江上守兵甚寡弱無賴子競起為劫且應賊衆洵懼君詣廟卜于神神許之吉衆心稍安君乃分遣人

捕無賴子為劫者悉誅之有自賊中來言賊欲遣兵攻浙東見江岸列甲卒旗幟如陸寇欲渡時以故畏憚無東心及賊退邑人皆德趙君趙君曰吁茲惟神之功予何庸焉明年夏大旱君往禱又輒得雨衆益信神之靈而大敬趙君之能以誠感神也廟在山之岡歲久朽壞惟神所居室獨存君每至廟謁念無以報神既乃以其俸錢作新廟邑人亦大喜爭致助焉十有五年春廟成為堂三間三門兩廊像設器用無所不備惟所獨存堂仍其舊繚以垣墉甃以瓦石植以嘉木丹堊輝映吏民趨走承祀益肅以虔時三月壬寅予自杭還越過蕭而廟適成故趙君請予記按祭法有能禦大災捍大

則祀之今神能降雨澤蘇枯槁又能陰力却賊以能保全其民物所謂禦災捍患孰有大於是哉廟而祀之誰曰不宜趙君能愛其民故能以敬事神而獲其佑可尚也矣予故喜而為序其事復為之歌俾祀神焉其詞曰
青山兮幽幽綠蘿含煙兮樹木稠望夫君兮悵悠悠巖阿寂寥兮使我心愁雷為車兮雲為馬輕霞動兮江色赭神之來兮風振野吹竹兮彈絲女巫舞兮紛陸離奠芳醴兮薦潔粢留靈備兮早純禧驅魃蠱兮逐狼而弭毒疹兮時暘雨禾稼成兮息祥敷物既備兮禮無愆和熙洽兮洞淵玄為城為堡兮式恒且堅保佑我民兮樂以永年

台州路重建天妃廟碑

太極散為萬彙惟天為最大故其神謂之帝地次于天
其祇后也其次最大者莫如海而水又為陰類故海之
神降于右曰妃而加以天尊之也天妃之名古不見經
傳國家建都于燕始轉粟江南過黑水越東萊之界成
山秦始皇帝之所射魚妖蜃之市悉帖安如平地皆歸
功天妃故薄海州郡莫不有天妃廟歲遣使致祭祀禮
極虔而飄舶之往來咸寄命于神即有變恠風惡濤疾
呼神乞靈有若火見桅檣間其光輝輝然舟立自定由
是海邦之人莫不知尊天妃而天妃之神在百神之上
無或與京台州故有天妃祠在城東五里延祐中守土

臣病其遠弗便于祀事乃徙置其神像于城南垣外水
仙之樓故祠遂廢為墟今至正十有一年方國瓊復亂
海上明年夏五月寇台州自中津橋直上登樓騎屋山
肉薄臨城城中人方拒擊樓忽自壞登者盡壓死賊遂
縱火焚郭外民舍樓并燬又明年中書叅知政事帖理
帖穆爾出為江浙行省左丞領征討事賊聞之因温州
守帥吳世顯納款請降奏上有詔命左丞公與南臺待
御史左荅納實理同往察便宜以行招討二公既受命
至台州遣使宣諭方氏兄弟大感寤悔罪悉歸所俘民
願歲帥其徒防涓糧至直沽以自效於是海上既寧惟
天妃之神無所於棲遂召其父老謂之曰嗚呼古先哲

王所以致敬于神者非所以為民乎夫神無依惟人是
依人盡其禮而後神降之福今此邦之民士負肩槩衝
鋒鏑蒙荆棘披霜雨數歲惟近在海濱之故海之神天
妃為靈令人既獲定而神未有居無乃於典祀有關而
扎瘥天厲之咎無所歸乎眾拜曰然公命吾欲也乃即
故祠之墟買民地以廣之命達魯花赤孛顏忽都治其
役乃十月巳酉廟成後帶平原前拖長江環以群山清
宮迴廊丹碧照耀高門繚垣鏤瓦輝赫脩篁美木列植
左右台人觀之無不樂神之有依而惠福是邦也於是
楷蒼劉基既叙其事復作迎享送神之章俾歌以祀神
其詞曰

梁珎兮... 長烟風颭兮水漪漣神之來兮翳
九玄兮... 舞霓幢焱迴旋兮留六龍
齊肅雍鴻熙洽兮釐祝從江安流兮海恬波
假靈鬯蔚蒸兮... 有壽考兮無天瘥
動天和於神功兮世不磨

故鄞縣尹許君遺愛碑銘

至正十三年歲在癸巳秋七月六日鄞縣尹許君卒于
官其配葉氏既公柩歸葬天台越明年乙未夏五月鄞
父老以董先生朝宗書致鄉貢進士楊君葵所為行狀
于劉基願立石紀尹遺愛請為之文基於許君相好最

甚欲有言輒悲不能勝其六月董君使來趣文且曰鄞人知子知其尹且不喜阿其所私為可以傳信於人子必速為之乃序而系以銘君諱廣大字具瞻世為天台人曾祖德著祖文的皆業儒父嗣贈文林郎江浙儒學副提舉母張氏封宜人君少不喜弄惟好讀書稍長能屬文年二十五登進士第授官將仕郎慶元路昌國州判官辟行宣文院掾史再授文林郎婺州路武義縣尹所至以廉能聞其為武義時嘗奉府檄攝尹金華金華武義民爭尹訴憲府累月乃以君還武義未幾毋宜人卒君奉喪歸天台服闋如京師時盜起海上連歲莫能討國家深為民之陷于非辜咎在宥乃更嚴考課法

命大臣守縣令者驗殿最連及其賞罰於是朝臣皆以薦以慶元為浙東劇郡且薄海賦最密迨乃及君尹鄞君至則先平其賦以鄉都大小分次第較厚薄以均重輕君能吏卒弟有有事則親署于牒何者後村公好然來民視署緩急如署至同官或有為而後不改不及署則皆疑弗至頃尹署乃至民有訴訟無不立名使來前親與辨折委曲反覆得其情然後行罰無所苟獄訟租賦有下於鄉悉如前無所苟賦東手立無敢容一歎大府亦無敢託以私者以故鄉人得咸安樂無意外費於是新縣學先聖廟復而東書院延師教子弟月朔

望必親視廩膳課講業闡明倫理敦為行義德
獎後後進期以實效郵士習為之一變其他如開水
利農乘常平無不悉心以求合於民情工值之宜故為
郵五載而人愛敬之如一日會兵革口之難也承藩閩
命供軍實兵器使者項領相望慶元之樹樹江浚隍
築城百役並作君令大民均力從役毫髮不容有所私
事有所不可即挺身陳利害數忤上官意弗憚無何
遂得罪於分省左丞命君以直資入海而不與之師及
諸軍遇賊潰散獨責君令償所失物欲致之死郵老幼
皆號泣請圖免君乃請天井潭禱即大得雨未越月
署尹事竣已

部使者至郡君前欲白事忽疾作頓于地昇歸卒年四
十有六上下咸痛惜之君有子男二人長曰孟浩次庶
出曰郵生俱幼女三人君為人尊重寡嗜好飲食衣服
可滯止故能以廉終其身且善別煩冗故事至無大小
弗至處患難人不見其憂為政惟務以信義動人使自
效不矯激立威名卒之日家無餘財元帥遣使吊且賻
自郡守以下及人士之好義者咸以幣賻乃克以柩歸
其鄉銘曰

天子有民不能徧治爰命庶臣代之撫綏彼頑弗忠矯
誣以欺俾帝赤子鞠為癘疫今徇我欲群情乃離誅求
實繁怨憤是滋民視官猶狼去之恐遲矧伊死矣而弗

殄厥愚嗚呼人鑒孔昭嗟爾有司溫溫許君弗矯弗隨
因民所好順以導之禁其他此勸其棘茨俾耕俾獲罔
或失時諄諄誨言如父訓兒豈無鞭箠匪教曷施肆不
俯于彊而挺于肅用愆厥貞克守靡墮四明之山猗于
海濱昔尹在郵郵人熙熙今尹亡此胡能不悲維山蒼
水猗猗尹徃莫追爰樹以碑比之甘棠勿汙勿虧

水猗猗尹徃莫追爰樹以碑比之甘棠勿汙勿虧

嘉興路重脩陸宣公書院碑銘

士有以一身任社稷之安危一言迴天下之趨嚮蓋其
智足以識事機其誠足以動人心故能出入危邦扶持
庸君寵之而不阿違之而不弗懲知有國而不知有身

若是真可謂大臣哉孔子稱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其或先蒙君之知而期盡心以報效知禍而不避知難
而不止若唐陸宣公者其去就雖殊而其揆一也孔子
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宣公以之吾常在唐德宗以猜
防小智行多欲之私信讒邪如心膺視貨賄為性命臨
患難則姑息一施處安佚則嫌疑百出以致藩臣叛命
士卒離心播遷困厄而卒不亡及觀唐史稱其出居艱
阻之時謀猷參決一出于公又稱奉天所下詔書雖武
夫悍卒無不流涕多公所為然後知其得人以扶持也
昔者隨有季梁不戒于楚衛成公有甯武子不死于晉
無競維人不然殆哉况公之言德宗不盡用也而僅用

其一二猶足以轉危為安易敗為功使其能舉國以聽公周宣漢光不難繼矣惜乎其中信用群小而棄公也公歿而奏議行於天下今天下之言時務論政事者莫不宗之然則公之志雖暫屈于一時而終伸於萬世公之言雖不能以寤時君而足以淑後人則亦可以無憾矣夫公浙西之嘉興人嘉興郡學舊有公祠其詳見于呂公祖謙之記而郡城之東鴛鴦湖上又有宣公書院其地有橋曰宣公橋故老相傳宣公實生于此故於此立祠以祀公至宋景定癸亥始以祠堂為書院丙子之歲書院延燎于兵而公像故存報白郡之置于此以因以堂為書院大德九年齊

始改作之其詳見于年公嶽之記自是城東故址遂廢為墟泰定中有僧賄學官請佃而建庵焉後至元二年庵災地復于書院是歲六月其僧復賄有司刑庵如故山長雖爭之弗能得也至正十四年宣徽院判海岱劉公貞受命為嘉興路總管至則首治學校之闕顧書院陋且朽欲新之而址隘弗稱乃用推官方君道壑言命所司督其僧撤庵歸地復建書院其中為先聖廟兩廡儀門東西禮亭靈星之門具其西為宣公祠祠西為室東鄉以祀郡之先賢其外為三門廟東為講堂其前軒仍舊扁曰仁義之堂以藏宣公奏議謂其言無非仁義也西齋以延師教弟子又增買蕩地若干畝以益廩膳

庖厨倉溷各得其所將成而公改除海道萬戶於是以屬之方君方君力贊成之經始于至正十四年四月竣事于十五年二月董其役者嘉興縣丞善慶路吏施淵頤選及前山長王玘任奔走者直學張惟仁學吏沈雋也既成使請記于劉基惟孔子明王道以教萬世宣公學孔子者也故其術業一本王道昔人以宣公祠為書院有以也夫劉公用方君言撤浮屠以復書院可謂能排異端植正道者有功於世教矣於是乎序而銘之曰孔子大聖不遇于時既沒之後為萬世師宣公大賢忠而見疑降及異代人以為規有德無位用無所施用而弗信位禍之隨詭遇有獲君子弗為身黜道光雖止不

墮郡守孔良百廢咸支爰崇其宮又嚴乃祠俾民觀者式是令儀勿替後人尚永無虧

墓誌銘

劉顯仁墓誌銘

至正八年予初寓臨安交友未盡識也求士於天台陶中立得四明劉顯仁焉與之交侃侃如也時杭學教導職廢不擇有學行輒介有權力者或以賄營為之既弗稱皆惶懼自退郡因令教官選文學之士不奔競者具禮往致聘顯仁與焉顯仁曰吾心實不樂為此今郡守以禮招予予當為斯文一出然不能久也居數月竟以父病辭去明年乃以詩經領鄉貢弗偶于春官歸侍父

館海寧州賈希賢之義塾明年七月得暍疾疾二十日卒且卒無他言惟以父老弗克養為恨顯仁名子青家世居四明之黃甘里曾祖諱三聘祖諱圖南仕宋為秘書校勘官父名景元讀書作文為鄉先生母舒氏娶史氏無子先顯仁五年卒顯仁既卒乃以鄉貢進士除書院山長顯仁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有詩文若干篇顯仁家甚貧而性耿介寡所與交其平生之勗相知者陶凱中立賈執中希賢及基是為銘

銘曰

行成而不詭學成而不及仕猶有老父而無弱子嗚呼其死自古有此命也匪咎

海寧應和卿墓誌銘

四明劉顯仁病篤遺言于其叔父景儀以其友人應和卿之墓俾求銘于劉基曰先生知予心信予言且無安許可於人其為言必當垂於後應君長者生與予交沒予不得誌必屬之先生先生當不我遺以不朽我友我其無憾矣夫明日顯仁卒景儀來致其言嗚呼以顯仁之才之德予方期其用于世以澤夫人乃弗克遂以死痛何如哉尚忍銘其友之墓雖然不可辭也遂涕泣而銘之謹按君姓應氏聞禮其名而和卿其字也應與邢晉同本於周武王之穆後因國為氏有二聰者以文章名于漢魏君之所自出也今杭之屬州曰海寧鄉曰長

平里曰黃岡君之所居也曾祖某祖某父某君之世也
鄔氏君之母也沈氏君之妻也曰元亨文彬元善君之
子也妙婧適鄔某君之女也曰擇曰某某君之孫也幼
失母氏育于祖母周以成人君之命于天也勤于田儉
于家孝于親睦于鄰不角勢以陵人君之脩于身也故
宋咸淳甲戌二月二十有二日君生之辰也有元至正
辛卯五月四日君卒之日也四百六十有五甲子君之
壽也海寧州長平里之草營岡君之墓也至正辛卯某
月某日塋之日也銘之者枯蒼劉基也銘曰
彼夸之願聲騰毀隨此逐之足視忽趾觸弗逐弗夸
或予加不夫其全夫復何嗟

王文明墓誌銘

至正十四年秋八月癸丑會稽王文明卒明年三月十
六日其二兄以其柩塋于山陰溫泉鄉何塔之原括蒼
劉基既誌其壙復銘其墓曰王麟字文明其上世為太
原人有自太原徙居廬州後從宋氏渡江因家于會稽
之山陰而世為宋顯官至將作監簿英孫而宋亡遂晦
其迹不求宦傳三世至麟麟生而敏慧年七歲誦詩書
能曉其義王千戶振鵬麟之母姨夫也以畫名于朝麟
嘗從之嬉故遂工繪畫李徵士孝光麟父之愛友也以
文名于時麟嘗侍之起居故遂能詩由是聲譽聞吳越
間吳越之士大夫能文章者無不樂與之往來基自台

來越寓其家南樓居數月麟為詩益大進基每歎而異之謂王氏有佳子弟必當復振矣麟喪父時年十九因哭泣得嘔血疾疾愈後有所觸輒作至是忽大作作十有五日竟卒且卒猶口占為詩左右急進筆已不能書妻余氏遺腹子一人麟卒後二十七日迺生銘曰
華之天不如樗也喬萱之茁不如茨也粟孰為其生而不為其成嗚呼奈何歸以永寧

紫虛觀道士吳梅澗墓誌銘

栝有高士吳先生諱自福字梅澗舊為吳興人其先評事公感因仕家于栝其子孫遂為栝人五世祖安國故宋釋褐第二人歷官至太常少卿使金國不屈節高祖

提承節郎安撫使司將領復使金國會祖嗣英迪功郎祖有光父良之皆不仕先生生而敏慧好清淨不從群兒嬉父母甚詿異之謂其有仙風道骨稍長遂命入紫虛觀從葉邦彥先生為道士讀道德黃庭咸通其大旨及長德行愈著自達官貴人以至于市里細民無不敬愛天師正一真人聞其名授號崇德清脩凝妙法師玄教宗師亦畀號教門高士金闌紫衣主領觀事先是觀燬于兵繼作極草率及先生領事乃重脩三清殿建藏室新作山門既成復建通明寶閣以祇奉昊天上帝其下為演法堂於是觀宇粲新山水為之增氣先生之力也先生性孝友能愛人觀去其居半舍二親在時必日

親覲省奉甘旨不匱親沒喪葬皆如禮與其兄相游處
每眷眷不忍舍二弟早死則撫育其孤周恤其空之無
少間其兄之二子能讀書則晝夜勉之曰吾家世簪纓
更植時變門戶寔衰吾已委身方外不復能力學以續
先緒其責實在女女惟勿懈尚克遂吾願既而世昌中
乙亥鄉貢世德中丁亥乙榜如先生志焉先生又自名
其室曰知止客至輒邀坐具酒食不極歡不已同門陳
樵隱老病先生躬為奉湯藥侍寢興數歲猶一日及卒
為治喪葬曲盡其情凡其他所為大槩類此故領袖教
門垂五十年大小咸敬服無間言至正十五年冬十月
丙申卒年七十有五弟子王

君采之弟子梁惟適及惟適之弟子王有大相與
墓于觀之南岡是歲十有一月丁亥日也墓年未弱冠
時讀書括城中聞紫虛山水之嘉因從數朋友往游之
先生先生即束帶出與偕游過一所必指曰此某所此
舊為某所今為某作於某人實某時無不誠且悉游畢
登肴速觴主僕皆酣飫乃送至溪澗無毫忽怠慢意其
後每與客往先生輒相待如初蓋是時鄉里之稱仁德
長者莫不曰吳先生焉丙子之歲墓宦游他方不獲復
見先生今年春歸括而先生已矣不亦傷哉於是墓已
七月而惟適持世昌狀來請銘墓既蒙先生知弗敢辭
乃為之銘銘曰

惟吳之先自周出弟兄來東開邑國支分蔓延綿厥礎
長沙保民有功績河南治平為第一前有季英後處默
安棲蒿菜食水蘗馨華章章在文籍賢良代生莫具述
豫章真人純孝德以扇渡水神輔翼公然飛升當白日
於休先生發往蹟保合至真去污濁收藏精神歸閭寂
金蛇守門違皇極二六益一靈降質龍離于羊牝馬逸
大衍之半返坤漢好溪南陵高以蔚少微四星光景接
其上有松下有精中有佳城錮以石地久天長保玄宅

吳孟思墓誌銘

至正十五年春三月濮陽吳孟思卒其冬十有一月翰
林待制致仕申魯公以子昭來泣拜于劉基已公乃代

之言曰昭之先人以文學出入縉紳間縉紳之士揚
當世者無不與交游先生所知也今死而家無貲不能
求名于大官請以屬先生基居杭時嘗與孟思游而善
故不能讓而誌之曰君諱獻字孟思先世家濮陽譜亡
莫詳其系六世祖忠仕宋為殿前司統制官靖康之難
從高宗南渡江始居杭州高祖允昌宋左武大夫忠州
防禦使曾祖佐承信即御前東庫使祖清成忠即殿前
都指揮使父埴以京官子弟恩授迪功即至元十三年
宋亡幼主歸命凡趙氏及其臣僚之子姪咸北覲京師
迪功與焉留十餘年復歸于杭配王氏生子三人孟思
其長也孟思少好學工翰墨尤精篆隸凡歷代古文款

識制度無不考究得其要妙下筆初若不經意而動合
桀度識者謂吳子行先生趙文敏公不能過也故四方
來求書者日衆出輒為好事者邀止止或彌年月去則
隨所至肩足摩躡孟思悉應接不倦孟思事父母甚孝
母王氏先卒越二十有六年而父卒年八十有九家無
恒產而喪葬咸得盡禮二弟皆仰給孟思孟思又好賓
客樂周急故金帛日至而贏常無儲是歲以疾卒于崑
山州之寓舍年五十有八歸葬于湖州武康縣之封禺
山從先域也配徐氏先二十有四年卒至是而合葬焉
子一人即昭也孟思為人外不與物忤而內甚剛介所
交多達官而略無求薦進意自號曰雲濤散人所著述

有雲濤萃葉說文續釋集古印譜傳于世銘曰
孰成其名而不侈其齡維蒙弗寘以鑠厥貞有悠曷徵
昭以斯銘

王子明墓誌銘

君諱坦字子明姓王氏其先會稽人由會稽從括之嚴
水曰玉溪居焉故遂為括人曾祖森祖杞父傑皆隱不
仕守分務本以致蕃裕君貌峻整而心坦夷善居室州
間族人無不敬信能與人交時賢大夫如胡公汲仲趙
公子昂李公仲賓皆相好讀書務知大義常曰士生不
獲罪於親戚鄉黨使得自娛于一丘一壑足矣寵榮權
利非吾願也至正十五年九月日以疾卒年五十有九

且卒命其子曰我家世儒者我死女當以時歛葬我毋
越禮毋用釋道士以違聖人教且誣辱我配劉氏先四
年卒年五十有七以其年某月日合葬于戴村先塋之
側子二人長曰琬其次曰瑾瑾早死君卒之明年君之
從弟堯以琬來泣拜于劉墓請銘其墓且曰吾兄有才
學宜用世澤物乃闕不顯斯為可憾基曰不然洪範稱
人之福有五民鮮能兼也今君年六十不滿一不為天
有田宅以足衣食不為貧守已而不惡於人不為無德
世治而生世亂而死亡不見戈兵而死在正寢不為不
幸夫何憾乃為之銘曰
生不勞其形而以善名死不離于否克全弗毀誰如其

社以單孫子

處州路教授吳府君夫人梁氏墓誌銘

夫人姓梁氏處州麗水縣人也五世祖汝嘉宋建炎初
知常州武進縣高宗南渡至常官吏皆散走公獨不去
由是見知升通判州事累遷戶部侍郎言金人難與和
親及東京留守孟庾不可任因忤用事臣意進權戶部
尚書而諷言者彈之未幾金果背約孟庾以東京降如
其言終寶文閣學士右通議大夫致仕追贈少師爵縉
雲郡公曾祖溱宋朝奉郎通判平江府事祖梓父榮國
好學有文值世變不仕母蔣氏宋文林郎常德府龍陽
縣丞所之女也夫人年二十嫁為今將仕郎處州路

教授吳君虎孫妻吳君先正二十一年是為至正九年而夫人以其年九月十日巳酉祔葬于教授君之墓墓在青...之擇山子男二人長士弘次士毅士毅早卒子女二人長亦早卒次適葉詵孫男三人支生本...夫人能讀書每暇日必召子孫立堂下講經史大義亶亶不倦故其子若孫皆讀書為儒者銘曰

維梁之先因國為姓叔魚師孔侯封千乘統守九江竦著七序政既可稱言亦有緒伯鷺清節文貞純孝賢良代生可則可效侃侃夫人少師之孫載其靜壹以配儒門儒門有秩淑人是宜兢兢婦道媿媿母儀孝慈既脩

陳處士墓誌銘

處士姓陳氏名莘字希尹世為處州麗水縣之來儀鄉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守分樂善以繼承其家業故世以德稱于州里至處士而家益裕行益謹推餘濟急雖數不吝邑舊有通濟堰溉四鄉民田幾二千頃遇旱澇壅泄必先出已資倡事皇慶癸丑水壞堤數十丈鄉人大戚處士竭力冒寒暑董役三年乃完蓋未嘗矜其勞焉至順庚午某月某日卒年六十有一其卒之月日又其生之月日也娶葉氏後十有五年卒年七十有一至

正癸巳四月丙辰合葬于其鄉吳院之原子男四人女一人孫男九人曾孫男十人可謂昌厥蕃行有後也已
銘曰
既羸既寧胡為乎公卿位不酬其履多而孫子克緝乃
社垂于萬祀

陳司戶墓誌銘

故宋平江府司戶參軍陳公以有元至元三十一年三月癸亥卒葬于麗水縣和樂鄉太平里曰浯溪大萊之山至正十七年郡人李仁壽始據其世系行事以為狀而青田劉基為之誌及銘其誌曰陳氏上世居光州固始縣唐兵部侍郎勳始遷福唐其子孫再世仕閩遂留

為閩人至宋有諱叙者幼以孝聞人稱之曰孝童及長有學行累徵不起叙生岳州教授報報生湖南運使禾累贈金紫光祿大夫位特進公高祖也是始居龍泉為處州人是生右儒林郎長沙縣丞輝長沙生左承節郎江東總領所幹辦公事堦堦生鑣官左宣教郎兩浙西路安撫使司主管書寫機宜文字公父也公諱浩一諱汝字養浩少孤母夫人葉氏親課之讀書比長通易春秋百家子史知天文曆數之學寶祐丙辰以祖澤補將仕郎趙葵馬光祖交薦授錢唐尉不就景定辛酉呂文德制置荆湖辟權鄂州司理咸淳辛未陳仲微薦除紹興文學官俱不就後四年甲戌銓授迪功郎平江府司

戶參軍時潛說友安撫浙西擢起之未幾以印氏殺人
事忤賈丞相遂解歸鄉里卒年五十有一夫人潘氏葉
夫人後司戶十六年卒而夫人奉養克盡孝道子男四
人長椿從仕即汀州路總管府知事次梓卿次相卿出
為叔父後次松卿早世女二人長適將仕郎廣東道肅
政廉訪司照磨潘弼孫男二人隕杭州路豐衍倉大使
煥處州路醫學錄曾孫男四人女三人其銘曰昔周大
姬女胡公祀虞侯封于陳宛丘是都其後子孫為齊楚
大夫因國立氏實蕃實膚閱秦漢魏晉宋齊以祖勳膺
德音代有不虛霸先間梁王于南陽涉隋唐宋支分蔓
敷有自光徒聞來宅指區踵屬班聯為卿為儒歷世滿

五是維司戶未及成人而失所怙服膺母訓不憚勤苦
博貫經史蜚聲庠序而弗競弗求篤信好古薦辟數不
就不違母所參軍小試匪溺簪組不悖法以附勢權臣
是忤拂衣長辭歸卧鄉土遂自龍泉移家城府韶光履
素和樂誦詠鄰有赤子貧弗能舉我呼俾鞠之卒續厥
緒里有墓廬為強暴奪取我資俾直之爰復乃宇姻巨
室之嗣請後勿與曰鬼不歆異姓敢餒而祖父惟歿先
取母痛摧肝腑幸有子有孫克承克叙俾母壽以康如
子與處浯溪之旁其原膺膺其兆孔安其澤孔溥立石
鑄銘百世猶覩

松陽周處士墓誌銘

基還自越之明年冬十一月前松陽縣明善書院山長
 齊先生米言曰曩志冲以鄉貢進士下第于春官備負
 教職且三年得善士焉姓周氏名繼祖與之交遠而不
 忘近而不褻久而敬猶一日也間嘗請于志冲曰周氏
 居松陽縣之仁厚里自故宋時為名家紹定申鄉貢進
 士諱梓字茂材者繼祖之曾祖也是生留道字一之至
 元中嘗以家財募壯士從王師伐漳州叛寇授管軍千
 戶寇平而不願仕配潘氏是生繼祖之父諱鏗字希聲
 配王氏生子男三人繼祖其長也繼祖之父自少力學
 能詩通書數家有積而善散鄉里之死而無棺者遺之
 木雨雪而突不烟者與之米寒者贈之衣被力能田而

無田者假之田其無資者貸之而不取息歲收田之入
 則從田者操量槩族嫻死無歸則為殯葬費悉自己出
 事父母盡孝接賓客盡禮不幸年三十七以卒卒之時
 母氏方年二十四繼祖 歲弟紹祖 歲小弟繹祖
 歲而祖千戶君已七十五歲母氏矢死事舅育諸孤保
 家業弗墜今母氏猶在堂而父不逮養喜不塞其悲繼
 祖才下不能揚名以其父母顯矧敢廢先人戒德以予
 罪于天下之為子者今幸見知先生請為狀以乞言于
 時賢俾勿亡其何德大焉志冲猶辭以未知及明年以
 辟地過其鄉而其鄉之老人稱周處士之德善者滿口
 如繼祖言乃撫而為之狀先生繼祖之同郡人也當為

銘夫齋先生信人也授業于今行樞密院判官石末公家其為言皆有徵於是劉基為之誌曰周君希聲生于至元己卯五月三日没于延祐乙卯四月十三日葬于又至元庚辰十二月十七日墓地在其所居里曰下壠至正十七年縣以父老請旌表王氏孝節上郡郡移檄風紀之司覈得實從其請王氏即周母也銘亦作於其年銘曰

當壽而夭爾獨得其少惟沒弗磨爾獲獨多豈非天耶人其柰何

定慧院三塔銘

圓明智照和尚族嚴氏崇淨其名秋潭其號也年十六

受業于明超師師居崇德州之定慧院院在州西南距關闈七里其地曰尚墅之原茗水分流環之故宋淳熙中有居士曹九公實創建焉再傳而至超始大其業超之徒二人一曰崇聰其一即和尚也和尚與聰同心協力固其已成振其未舉而其師之業益衍會聰師先卒和尚思其世之勞勤乃以至正元年建三塔于西廡以其中為曹九公之域而次及聰大報本也自和尚以及後之主是院者皆豫為兆綴聰後嚴宗派也眾僧居左其徒居右廣惠愛也和尚道高而體益勤德宏而行愈密其弟子師慶春澤春育皆克承師訓其業可無墜矣先是塔建于壬地淨慈上人竹川過而基之徒于辛地

塔建之明日有鵲來巢其上嗚呼異哉銘曰
茗之水出天目東馳蜿蜒抱原陸是謂南津清可沐
亭臨平森起伏雲宮瑤碧旭卉煜離列鼎趾三塔轟
往待來協吉卜明光佛燈聯陸續於千億年無敢觸

誠意伯劉先生文集覆瓿集卷之十三終